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一四號

郵政通告

查為適應戰爭需要，緊縮機構，精簡組織，簡化手續，節省開支，茲決定：

（一）凡機關部隊之公文及抗屬、軍屬之信件，一律免費郵寄。

（二）包裹保價信件一律照常收費，不論公私，一律按規定收費。

（三）軍要公文信件可以分別單雙掛號，私人信件一律不掛號。

（四）平信資費增加為五百元。

（五）撤銷各縣所存之郵票，有本局郵票者可按原價兌換。

（六）此決定自八月一日起實行。

晉綏郵政管理局 七月七日

賀有慶找兒

（孔得寬）大寧人，於三九年底參加九六旅民運隊，開赴西北，將近九年，音信未通，見報後即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當大謝。父賀有德

尋驢啟事

敝院於六月十二日下午跑掉鐵色騾子一頭，十歲口，約高三尺五六，此騾常時向東而去，常經神池縣井老鄉溝見過，但未捕獲，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或派人送回，當有酬謝。晉綏軍區衛生部一野戰醫院

臨縣秦家坪土改中
農民統治了地主階級
地主的一舉一動必須請示農民

（本報訊）臨縣秦家坪農民，在土地改革中提高階級覺悟，已形成對地主階級之絕對統治。據清算的地主之任何行動，均被全村農民監視和管制，其一舉一動，必須請示農民。地主劉昌林掃地出院以後，回本院閒串，說是有些家具未搬完，搬回院的農民劉尚平，立即很嚴格的告給貧農小組及幹部們，當即禁止其再去本院，並警告：該院如發生什麼問題，由其負責，以後劉昌林再不敢踏進該院大門一步。又該地主朱紹榮未經幹部羣眾同意，私自翻了富農劉體榮的一塊地，大家認為他沒有看得起羣眾，須再鬥他一下，當即召開會議，鬥爭他違犯法令，並請求寬容他這一次，再不敢如此了，並願悔過。現在地主們有事，都要請示羣眾和幹部，如想出門打短工，即來農會請求，農會研究後，認為土地改革尚未全部結束，地主不能出門，就只好不出門了。地主劉昌溪想搬到山上村去住，羣眾不允，也就去不成。最近集中公糧，羣眾要地主首先交出，一個地主想求先交一部，繳交一部，羣眾當場給他頂回去，說：「要你交你就交，誰同你講價錢？」使地主再也不敢吭氣。強烈的階級意識，並已根深到七八歲的兒童中。地主劉昌溪的兒子，碰了農民劉志福的孩子，其八歲的兒子湯元走上去就是一拳，旁邊的大人們和工作團的同志，問他為什麼打人，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打地主惡霸的兒子，他偷人。」農民們的兒子看到地主的兒子，總是就喊就罵，生活上完全隔離開來。一天，他們開兒童會，地主劉來順的弟弟來了，大家一齊喊：「走你的吧，沒你的事，地主的兒子！」（張維榮）

（地主張八投敵盜運的四馱財物，應交出歸羣眾民主討論分配。——編者）

不讓地主逃跑

偏關二區何家溝群眾
扣獲五寨集體逃跑地主
地主張八妄圖盜運財物投敵也被擒住

（偏關訊）一區何家溝羣眾從城關清算地主張文換等六人，經政府處理。六月十七日黃昏，該村羣眾從城關清算歸來，途中發現八個行跡可疑的傢伙，即喊住詰問，對方謊說是「跑口外的，沒路條。」羣眾看出他們不是好人，當場檢查，由一個裝有十八塊白洋，並在河灘石頭下搜出一二十塊白洋，當晚扣回村寨再詳細檢查，正發現一個地主私藏有白洋時，另一個地主急將燈火吹熄，妄圖衝出逃跑，民兵和農會即用鎗托他們擋住了。在反復盤問中，他們承認是五寨小河頭村地主，為逃避清算，逃往口外，並用十六塊白洋僱用熟知道路的范明旺作嚮導，到河曲樓子溝後再用十塊白洋賄賂范興旺陪送，經縣府初步審問後，正轉交五寨縣府處理。（張維榮）（應交回原地由羣眾處理。——編者）

【偏關訊】六月十九日深夜，一區宋家畔、何家溝等村民兵扣獲逃跑地主張八及其盜運的四馱財物。按張某係本區佛家山村人，為抗拒羣眾清算，當夜私帶四馱財物，圖逃往敵區，但未走到三里路，即被夜行民兵發覺，民兵喊了一聲：「什麼人？」嚇得他丟下馱子就跑，民兵在押送馱子回宋家畔路上，張某又撲來想奪回財物，被民兵扔出的手榴彈嚇退。同時，宋逃跑的地主弟弟張九，聽到手榴彈聲，即咋唬佛家山民兵說：「北山上響手榴彈，是閻軍來啦！」民兵識破他的詭計，當即尾追，追到北山上，宋家畔民兵已將財物獻回村裏，第三天即轉送政府處理，企圖逃跑的張八，第三天也灰溜溜的返回來。（紫克）

簡訊

大寧二區鐵山村解放前，在閻區「兵農合一」下，人民收入不足繳納款。全村十三戶人家，有十八頭毛驢，被閻匪徵發的一個也沒有了。（紫克）

東北我軍五十天夏季攻勢
收復四十二城殲敵八萬
改變東北局勢創造今後作戰更有利條件

（新華社東北前線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夏季攻勢五十天之作戰公報稱：我軍夏季攻勢，自五月十三日開始，在東西南北滿及熱河、冀東各個戰場上同時展開對敵作戰，至七月一日止，歷時五十天，完全粉碎了敵軍對我東西南北滿及冀熱遼各根據地的分割計劃與其所謂「鞏固守備」的佈置，並給了據守四平重點之敵以殲滅打擊，使敵軍於收復四平重點之餘，被迫縮於中長路及北寧路之狹長走廊地帶，取所謂「重點防禦」，至此，去年四平戰役後敵軍所侵佔之地區，除幾個大城市外，均已重獲解放，從而改變了東北整個局勢，創造了今後我軍作戰更加有利條件，獲得了輝煌戰果。初步統計如下：

（一）殲敵八萬二千餘人。計殲敵七十一軍參謀長張宗毅、八十八師師長韓增棟，六十軍暫二十一師副師長任孝宗、獨三師師長王煥安等以下官兵二萬三千一百九十一名，俘敵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陳開文、七十一軍九十一師副師長鄭鑄，青年軍師長以下，師旅及校級以上軍官四十六名，及其他校級以下官兵五萬八千九百名，共約合十四個師兵力。其中敵正規軍整師被殲者，為七十一軍之八十八師、九十一師，六十軍之暫二十一師、一八四師，被殲一個團以上者為新一軍新三十師之九十團、八十八師之一一一團、七十一軍直屬特務團及八十七師之兩個團，九十三軍暫二十師之第三團，十三軍五十四師之一個團，另一個營。地方部隊被我殲滅者，包括：暫一師、暫三師、保二師、保安第三軍八團、保二團、保六團、保七團、保十七團、昌黎保安團等部共二萬六千七百餘。

（二）收復縣城四十二座，計為圍場、雙山、康平、懷德、昌黎、公主嶺、通遼、梨樹、雙陽、輝化、遼源、法庫、海龍、遼安、撫松、東豐、西豐、磐石、昌圖、開原、清原、新賓、西安、岫巖、赤峯、寬甸、米城、伊通、鳳城、莊河、復縣、安東、建平、本溪、遵化、平谷、薊縣、三河、寶坻、北票，收復後被敵重佔者有昌圖、法庫、本溪、昌黎、阜新、公主嶺等六座城市，除冀東外，解放面積共計十六萬六千餘平方公里，佔東北蔣佔區全部面積二十八萬八千五百餘平方公里之一半以上，被解放之人民約千萬，等於原東北蔣佔區人口兩千萬之一半，控制鐵路兩千五百餘里，約為蔣佔東北鐵路三分之二。

（三）繳獲美式武器：榴彈砲十三門，山砲三十五門，戰車防禦砲一門，平射砲一門，戰防砲四十三門，大追擊砲一零九門，迫擊砲一百四十門，六零砲三百三十六門，擲彈筒一百九十五個，戰防槍十八挺，高射機槍三挺，重機槍四百二十一挺，輕機槍一千九百二十挺，衝鋒槍二千七百零八支，長短槍二萬八千九百五十五支，汽車一百六十五輛，砲彈二十餘萬發，子彈千餘萬發，坦克六輛，擊落敵機五架，擊毀其他物資無算。

我綏蒙地方兵團
痛殲出犯敵二百餘

（新華社晉綏蒙騎）（四到）我綏蒙地方兵團，擊潰侵佔我偵區之閻軍三十八師，並殲其二百餘名。七月廿六日，大同、口泉、懷仁敵步兵千餘人，由閻軍三十八師師長韓步洲率領向我進犯，並有懷仁敵汽車七輛，也援我尚莊。次日（二十七日）上午，敵即侵佔我大峪口、蟒坊（距大峪口十五里）、溫潤三村。我軍當給予猛烈打擊，一舉圍殲擾掠房村之敵，繳輕機槍一挺，生俘敵七名。下午一時許，潰敵復全部集結大峪口，又向我反撲，在我步騎兵密切配合下，與敵展開激戰，從下午二時直至黃昏，終將敵擊潰，共斃傷敵二百餘，俘敵二十名，繳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五支，子彈一千八百六十發，戰馬一匹。

（偏曲訊）偏七區保家堡與折縣八區之兆莊民兵，於六月十日聯合打擊撫頭王賢溝村之閻軍。當天拂曉，駐折縣六合閻軍二〇三團五連轉陽七區王賢溝，包圍後，共搶走小米二石，麻油三十斤，白酒三十斤及衣服被子等物件很多，隊即相念跑步趕到，一陣排子槍及機槍，並追擊半里，繳將敵人搶走之物完全奪回退還羣眾。羣眾要以白酒三斤慰勞，該隊負責同志及隊員一再謝絕，給羣眾解釋，羣眾硬不答應，最後羣眾硬是不領意，強令收下酒二斤。（徐啟敏、王林忠、大有和）

解放三月來
新絳景象大為改觀

（新華社晉西南七日電）新絳解放三月來，景象大為改觀。全縣二百廿餘個村莊在勝利完成夏收後，有三分之一村莊已進入土地改革。因與太岳、晉綏兩解放區交通聯絡，大批的鹽、煤、麻油從太岳區運回。新絳出產的各種綫綫、毛巾、襪子、花條布，又源源運至內地區。城關千餘家商店業務日益興隆，在新絳南門外，每隔六日的大集市，更成為貨物交易的集散場所，貨物的成交，僅棉紗一項，即在兩千斤以上。過去鄉村之小販，往往因進城辦貨，手續繁多，視為畏途。加以閻軍刁難敲詐，一到天黑，即不敢走路。現則完全不同，距村四五十里之幾村商人小販，在天色已暮時尚滿挑肥皂、毛巾等日用品，自城內趕回家中，以便次日銷售。新絳縣城關及廣大村莊，人心安定，軍民全體歡欣。駐軍最近一月內，即舉行居民聯歡會、座談會，和居民談時局，徵求羣眾意見。部隊駐在誰家院內，即為房東擔水，打掃院子。新絳城內因水井大都是鹹水，住戶均出錢買水，某大隊戰士即輪流自一里以外，每日挑擔甜水，作為對房東的幫助。「軍隊駐在誰家院子，不但打掃乾淨，而且可以喝到水。」成為軍民關係的美談。自「七一」到「七七」期間，居民與部隊開展自動擁軍運動。六日民主政府並約請部隊代表、居民代表，舉行聯歡會，軍民關係融洽，人心安定，金融穩定。

戰士高友明家中分到地
願更做好革命工作

（本報訊）分局警衛營戰士高友明，請假回了一趟家，回隊後見人就高興的說：「我家翻了身啦！這回土改分下八垧又近又好的水地，全家都喜歡。」他家輩輩子靠租地過活，新政權建立後，減租才買下二十來垧地，這回又分了地，他哥哥一再要他在隊伍上好好幹，不要結記家裏，媽媽也鼓勵他。高友明說：「我家裏再不受剝削壓迫了，但是共產黨給的，我要更好的做革命工作。」（劉）

東莊塌地主尚秉文、尚勤書父子

施美人計拉垮張工作員

張長春喪失立場，被地主利用

（本報訊）保德三區東莊村化形地主「老狐子」尚秉文、尚勤書父子，偽裝貧農，保存土地，並大擺抗屬架子，公然壓榨農民，已見六月一日本報。今又施「美人計」，拉垮邊區工作團工作員張長春，破壞羣運，頑抗土改，致再度引起羣衆極度憤慨。據本報記者李夫同志最近報導，在東莊為村進行土改之邊區工作團小組，共四人，張某即係其中之一。彼等（張某除外）於月前協助羣衆「扭住了咱們的仇人，尚家地主」（即「老狐子」）、，清算出他家所有土地、房窰、財產、衣物，滿想不到同[illegible]已把他打垮了。誰料尚秉文竟在農民翻身大會上，偷偷百般奉承，讚尚勤書的女子尚亮村和她的兩個弟弟川駒、亮駒，則仍然終日嘻笑，一致似頗得意。當時羣衆說道「咱們是打下敗仗了」，但始終不知敗仗的數因何在。六月間，當響應分局防旱備荒的緊急號召，東莊村工作團小組即與羣衆商討暫停分配工作，組織貧僱農變工，先行搶耕搶種，並商借予地主土地，令其及時勞動。此時才發，以尚勤書女子尚亮村名義，經要給工作團、大會主席團寫信，一信是要求借日報，一信是要求借石輾，常該村民兵副中隊劉候九同志代表主席團收到第一信時，並未提起足夠的注意，僅依表面字句答覆，然後答以「由他睡去罷」，順手把原信鎖在櫃子裏燒了。當第二封信到來的時候，才有個別農民反映，說明信係由工作團張長春所寫，衆人頭才驚然大驚，議論紛紛。經羣衆協助工作組調查並下除火，並經張某思想反省，全盤吐露，真相始大白於全村。

張長春被尚亮村迷惑

「老狐子」趁機施詭計

按尚勤書女子尚亮村，今年十九歲，係興縣五區魏家灘地主康姓之第三兒媳，尚來娘門住娘家，[illegible]。此次農民翻身大會，作家一向寄[illegible]，好閑游蕩。當尚勤書悍然無恥的向羣衆哭訴時，農民們就在人叢中推出他在女子們中來，站在大衆面前：「大家看是這樣個窮人家的孩子！」一身穿藍色的洋布衫褂，一個袋披閃的「二毛子」，是亮青也到過城市在老，腿穿藍色的細錢洋襪下。當五月初旬，工作團來到東莊村不久，張長春（縣中定縣人，老幹部，[illegible]八，本人曾在平劇院當演員），上級號召婦女[illegible]的民主[illegible]了，會」再的跑到尚勤書家裏（尚村公所同院），要借甚常常記本。六十八歲的「老狐子」尚秉文第一次殷勤的迎接了他，招待他坐在一把黑木大圈椅上，向他來了一套「自我介紹」，說他自己是前清秀才，村中這個抗屬的「模範英雄」區就是他娶的，他兒子（即尚勤書）是舊制中學學生，教了多年書，孫子也是高小畢業生，全是「知書識字」的人，孫女尚亮村也認得幾個字。於是就藉涉着喚出尚亮村來，並說她自已年老耳朵不便了，「你們年輕人正好在一塊兒說說話」（尚秉文的話）。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走了出去。窰洞裏只剩下尚亮村和張某二人，窰門半開半掩着。這是他們兩人的初度相識。然後，當一次見面，是給了張某一個「極深刻的印象」。自那後，尚亮村就常常找張某借錢，有時在村公所旁的磨房裏，有時在村公所對面之土坪上，或後面之坡坡上，更多的是在尚亮村的家裏，兩人是「[illegible]親密的」（張某坦白時自語）。但這樣，「形影相隨」的過了幾有個半月。（先前，工作團小組負責同志曾特派張某專門擔任發動婦女工作，晚上開農會時張某經常不到，他們也並未揭二夫。且允許他獨自另住院外一窰洞——此窰原係尚家的[illegible]）在這一個半來月當中，張某曾在尚亮村家拿來厚厚的一個有包皮舊圈一件，尚亮村曾給他做了白布襪底一雙，還送了他厚厚的一個白洋布筆記本子（舊書翻轉改訂），本來還想送給他家存老年紛紛紙的（控即通常寫字用的麻紙），可是她媽媽沒找着，沒送成。後來農民收回地主窰房時，尚東四個翻出來了，尚亮村因此埋怨她媽媽說：「你看，叫你找，不給找，如今給那些人（指農民）拿去了，他們一定不會給老張的。」

張為尚家處處打算

干涉農民引起不滿

直到五月二十八日，農民翻身大會的前一日，農民們還當緊張的活動，因之尚亮村和張某之間的密會就不得不受些拘束，於是張某就寫了一個給尚亮村，上面寫着：「亮村同志，明天開門翻大會，你們雖然是抗屬，可是你同你媽媽最好不要動，動要吃虧。」下面未具名。大會第一天，張某又寫了一信給尚勤書的二兒媳，內容大致與上信相同，上寫：「干零園同志，在大會上你最好不要動，動要吃大虧。」也是未具名。還是門路王二閏在第一天大會上，「搬水摸魚」的壞了一把，當即引起婦女羣衆的憤慨的緣故。共計張某給尚亮村寫過信四封，遠代寫借口錢、物料信，至少會寫過兩封信。參照某某詳考。而在農民翻身大會上，張某又藉「同情抗屬」為名，對見羣衆對尚家父子稍有憤懣之聲，他即橫加干涉，且曾阿責，早已引起農民的不滿。（下接第三版）

寧武築裕村

種籽畜力等困難解決後

貧僱農積極補種改種

（寧武訊）一區築裕村發動羣衆清算地主欠公糧，解決了小日月種類的困難，積極組織補種、改種。該村現尚有一百廿垧地未種上，其中貧僱農分到的地有四十垧，因無種籽不能下種。如貧苦抗屬王玉和，新分到十七垧地，還留二十垧沒種，向村公所書記何某要求解決種籽困難，何竟說：「你從前試了一年，應當往出排（意思的意思）。」他沒有辦法，準備荒下。又如偏關少和子，分到地十四垧，僅種了五垧，其餘九垧，無力耕種，全家人每日挖苦菜養命。縣工作組到該村逐戶訪問，了解以上情況後，即發動羣衆向該村奸商霸宗富昌要為欠公糧，共計要出糧七斗、山藥二百斤，向貿易局借資，買回小糜子一石二斗，解決了二十四戶貧僱農的種籽困難。接着羣衆便組織牛犋補種、改種。貧農史桂樂與中農王[illegible]、選當變工，劉合桂變工，三人以五犋牛分担給他種，然後折算下。此外又以牛犋與自願組織分担五垧至八垧，如主任趙出雙的牛犋，分担八垧，貧苦抗屬王玉和了五垧。全村十天內已補種九十八垧，改種山藥二十垧。貿易局縣於羣衆缺種口給貸，亦抽出糜子一石幫助。現工作組又在進行檢查沒有缺苗的地，以及地主、富農荒下的地，決定做査後發動羣衆再次改種、補種，或發動佃戶向地主富農租荒地種蕎麥、莜麥，做到不荒一垧地。（王桂）

八天種完千畝地

野戰軍某部幫助駐村羣衆

·羣衆幫助縫鞋補襪·關係更加親密·

（部某訊）（遲到）我野戰軍某部駐在[illegible]村八天，幫助貧苦農民六十四戶，計種穀、黍、豆子及蕎麥共達一千畝。該部羣衆熱烈：「如無軍隊幫助，則須一月之久，而現在則只要半月（八天中全村土地大都下種）。」在搶種中，炮兵連特務排組織起來幫助貧苦農民，幫助給貧苦抗屬地裏。[illegible]同志[illegible]給貧苦[illegible]有耕地，一天鋤了五畝，手上打起泡，仍不休息，一直幹到下山吃飯。[illegible]胡合、張長[illegible]貧農[illegible]地。武[illegible]很感動，把二斗豆子供成豆腐送給十們吃，戰士們再三不要，他們知道[illegible]

武裝新的困難。又由於軍隊對羣衆讚揚的幫助，軍民關係真正親密，婦女們替戰士們縫軍鞋補襪，拆衣洗被。羣衆熱愛軍隊及在該村工作的幹部，堅持慰勞了肥豬一口及雞蛋、豆腐一部。又、該部看到羣衆畜力缺乏，抽出騾二匹、驢子一頭送給貧苦農民。（陳桂林、郝世仁）

奸霸武鳳鸞

掃地出門

中陽乾村羣衆復仇怒火下

（本報訊）（週到）殘害人民著稱的中陽二區乾村地主奸霸武鳳鸞，受到再次清算。在人民復仇怒火和正義的鬪爭之下，掃地出門。武逆在陷害過十六條人命的，閻錫山統治西兩期，任中陽偽縣政府委任的「監督委員」，偽日曾任十多年村長，擔任「保衛團」武裝，打兒搶奸，無惡不作。出租土地、高利貸、開當舖、油房藥舖等，周圍村莊農民均受其剝削，人人稱之為「五閻君」。去冬羣衆向他清算，反兒搭未曾打垮，反而把假貨、錢財、衣服、傢俱等轉移分散，武逆通逃跑了。經過工作團多日的發動，五月十六日，到有七八百人在校場清算大會上，聽到了他的罪惡。武逆見勢，一擁[illegible]武成其[illegible]，羣衆看了武家那[illegible]的和記載殘酷的[illegible]本老賬及深埋在地下早就腐壞了的糧食，憤火更加熾烈，[illegible]的羣衆提出：「不先我們活着的人要翻身，還要替武成其、武鳳[illegible]、許寶虎等五位死者復仇！」[illegible]面下，是被武鳳鸞剝削死了的。當下地逃非抓回來的，被她逼了武登武鳳鸞[illegible]。



關於靜樂處理霸惡曹明沛等的意見

編者同志：

在六月廿一日報上，我讀到靜樂縣史家曲設人惡霸曹明沛捆打羣衆、逼死不少人命並圖謀殺害村長等罪行後，深深感到羣衆要求處決該惡霸是如何的合理。但報紙上當時卻未執行羣衆正義要求，結果讓曹明沛及曹新年（地主惡霸）只寫了個悔過書了事，這是不妥的。曹明沛及婦兒曹新年曾逼死四十多人，這其中恐怕他但是主謀。這件事希望該縣在討論時，[illegible]中，亦會提到他和羣衆研究處理，我覺得但對。因我在靜樂工作過，對曹明沛惡霸有些了解，特此提出，望靜樂負責同志考慮。

聯中王[illegible]

平魯橋溝前農會主任崔峯

包庇地主貪污自私

（平魯訊）四區橋溝村農會主任崔峯，包庇地主，貪污飯人，被羣衆清算處臨。四五年小翁所放後，羣衆向漢奸葛存喜、楊澤洋清算回的一條牛、一石多麥子等果實，多被崔峯獨吞了。本村小學校向貴土溝爛的春耕籽種，也被他貪污了。羣衆屢給他提意見，崔某不但不改，反而報復羣衆。去年本村有兩戶逃亡地主丟下二石一斗糧子，八斗蕎麥，四石三斗莜麥，崔某全部私自拿走。川公糧時，他少報了自己的產量，又特意照顧地主寧某那冊一垧地。實丁五的小糧（寡婦）早歸時，崔某無恥從中敲搾一石三斗雜糧。此次工作團到該村進行土改，羣衆一致要求崔某吐出貪污和訛詐的東西，並將其撤職。（韓[illegible]如）

其他死的叔叔申寬：「他老人給武鳳鸞磨了七十歲，已經不能再勞動了，不能再勞動了，武鳳鸞看見從他身上再出剝削不下什麼，就把他趕走，他跑到家裏一看，什也是空的，餓見吧，見誰自己也困難，都切齒痛恨地主的心慣透了，越想越想自己不會活下去，在一個窰洞裏，他們自己用繩子吊死了。」窮苦農民都慘遭過武鳳鸞的毒手。一七歲，就被[illegible]之後，大家指出武逆的罪惡，決心要把地主吊起來。到會的人高呼：「吃人的狼兒子武登鸞！」大會從早一直到[illegible]，武鳳鸞全家被掃地出門，所有財物全部歸農民，房屋土地和糧食也已分給羣衆。武逆已經捆起了家地和他的兒子武登鸞，押送縣府。會場上羣衆高呼：「堅決把地主吊死了！先祭悼啊！」（[illegible]）

汾西縣府召開榮復軍人會議

聽取批評改進工作

（汾西訊）縣府於六月八日召集全縣五十餘名榮復軍人開會，檢討關係，改進工作。到會羣衆、復員軍人紛紛向政府提出批評，並全有說：「我去年回來後就向政府提出困難，誰知只說『暫且等一會』，到第三天見了區長，他說：『你先休息一下吧，等一兩天再說。』李村長才叫我給上了三句話，李村長就忘了。過時，『不一兩天』又是忘了，到區長那裏叫我回去，區長回去說是一你先回去，我再給區上給你了』，又給我說：『已給了一個，你問助理員去。』助理員又說：『那天你去了，你沒有找到，這一個兒子不知怎麼弄丟了。』我在村裏，反正你沒當措，再跑到區上，從區一回吧！』就這樣，他三十里路，跑了三個來回。」榮復軍人傅保說：「我回來時，到區上領衣服，說：『已經過期了，去年十月天，我到區公所領一次了，不發！』」馬金元說：「三斤變為取回九十八斤來。」會議進行了二天，榮復軍人又至今才自我檢討。外，榮復軍人劉張改：「我來汾西也作過幾回不好的事情，賭博兩回，罵過老鄉兩次。後來工作區批評了我，我是覺得了，從此後一直和老鄉關係很好。」李興才說：「咱復員的生產經驗好，不要幫助村裏工作。先把咱的生產搞好，不要羣衆負擔，再就是幫助革命。今後工作，都做到自我檢討之後，大家並決議：（一）除頭等殘廢外，都做到自食勞力；（二）重新生產，不加重羣衆任何負擔；（三）幫助村裏工作。（王子中、張銳三）

日政府在美軍總部指令下
竟歧視我旅日僑胞
蔣家代表厚顏無恥要僑胞服從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東京消息：日本政府近奉按照美軍總部之決定，加緊對中國在日僑胞之管制，除命向日政府登記並繳納普通稅外，對僑胞營業種類亦加以無理限制。例如勸令餘飲業者改營理髮、成衣業等等，限營餘飲業之華僑二千餘家，行將因此失業。美駐日軍事當局及日政府此種措置，已引起我駐日僑胞之普遍不滿，認爲此種顯係對待中國僑胞之一種歧視政策，彼等曾爲此向蔣政府駐日代表團提出異議，要求代表團交涉，但實爲成性之蔣家代表，對僑胞利益不但不予積極維護，反厚顏無恥地於日發表談話，「勸告」僑胞遵行美軍總部及日政府之決定。

大公報社論透露
蔣政府順從逢迎日本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合衆社上海八日電：政學系的大公報所發表社論中，透露蔣政府對日本的一貫從遷就態度。該社論於評論日本關於滿洲、台灣、琉球及朝鮮應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此等領土應屬於何國的聲明時，認爲蔣政府在對日政策上未能採取獨立立場，指出蔣政府對日本局勢似乎較美洲及荷蘭更從不關心，甚至挪威都不如，挪威抗議日本捕鯨隊在北極海捕鯨。社論指出：蔣政府素未作對日和約準備，且在這兩年來，蔣政府一直供應日本所需的鐵礦鹽。

蔣賊正製造慘絕人寰大罪行
謀利用大汛水淹七百萬河民
全體河民將以決死鬥爭首先清算蔣賊

（新華社冀魯豫九日電）本社記者報導黃河情勢稱：大汛將至，蔣介石正蹈「復堤」「停戰」等騙人名詞的煙幕下，積極進行其破壞解放區軍民復堤工程，以待大汛一到，掘堤決口，水淹七百萬沿河居民的罪行。聯總糧總助蔣行騙，使蔣介石兇燄更爲囂張。六月廿三日，冀魯豫解放區黃委會代表王笑一曾與聯總派來的兩名代表何樂倫、沙可一，在黃河南岸會商，約定二十四日下午三時會商復堤，當日聯總代表回過黃河南岸，不依約無音信，反將送人的船隻及船夫扣留。翌日，隔岸蔣軍以開槍打砲，高叫「綏來就打！」所謂「復堤」「停戰」，不過如此。事實上，蔣介石從約放水後，始終未忘懷於利用黃水淹沒人民，他們在黃河南岸修築了無數堤上據點，僅長垣一帶河堤蔣軍即在堤上挖交通溝三十七道，大砲掩體五十一個，搶修掩體廿個，並堵開挖掘口二百五十個，並打開了一個缺口，準備黃汛來到。解放區千萬人日夜搶修險堤，蔣軍即日夜以機槍大砲掃射與修險堤，飛機竟常盤旋河堤上空，轟擊復堤工程，轟炸、掃射，修堤工人因蔣軍破壞搶修，大[illegible]，[illegible]黨委會主任張方率領技正員丁[illegible]往搶救，隔河蔣軍竟發砲轟擊，險遭不測。駐鄄城和傅皮口據點（現已爲我克復）之蔣軍，於六月六日出動千餘名，北犯我崤山，在路家到十里樑孫樓一帶，破壞險工，除搶走民柳及修費外，並抓捕我復堤工程人員二百餘名。六月十一日，四分區丘屬擊蔣軍搶修堤岸、濮陽、長垣齊邊河堤，長垣蔣軍三路出犯襲擊，並在余家、仰寨、祭城等地，即殺傷堤工七十餘。尤其令人髮指的，蔣賊僞合軍事進攻，派大批特務，到沿堤村莊水井內放毒，濮陽四區徐堤村抓獲兩名放毒特務；彼等一批毆二十餘名，分赴[illegible]以四故害，任務在當地[illegible]修堤工人。這一數不清的罪行，都一象徵着蔣介石正在一手製造一個慘絕人寰的大血案！黃河兩岸鬥爭的冀魯豫人民現已經出動了三三十萬人、[illegible]大車，冒着蔣軍砲火及蔣機轟炸搶修堤岸；他們堅決的表示：如果蔣介石敢於利用大汛淹我河民，那全體河民將以決死鬥爭，首先清算蔣介石，使負玩水害誠[illegible]！

抗議蔣賊玩水陰謀
冀魯豫解放區黃委會通電

（新華社冀魯豫九日電）冀魯豫解放區黃河委員會頃曾由電抗議蔣方阻撓並破壞修復長垣段大堤，呼籲全世界正義人士制止蔣方罪行。據電稱：蔣介石在美帝之全力支持，妄圖利用黃水淹沒解放區人民，以達其軍事陰謀，雖經多方反對，仍悍然破壞先復堤而後合龍放水之協議。我解放區人民義憤之餘，奮起自救，自去歲迄今，不顧蔣軍轟炸與軍事威脅，仍將自長垣大[illegible]莊至濟河牛趙莊長達五百餘里之舊堤，進行搶修，僅今年麥收前後，化費三十天時間，每天動員三十萬人民修築，計工九百餘萬，似此浩大工程，在戰爭時[illegible]分緊張下進行，幸我人民用命，總能克服萬難而抵於成。詎料蔣賊慘無人性，竟用美製飛機掃射，阻河南修堤人民，僅自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三十五天中（有十五天收麥停修），無辜被害者達九十六人之多，誠屬慘矣！而蔣賊尤感未足，並以未能實現大水淹沒爲憾事，於是利用蔣軍佔領，在長垣阻擋修堤，該段自大[illegible]莊至大辛集共五十餘里，堤身沙土經十年來風雨剝蝕，又加孟岡附近大堤舊缺口處挖有深一丈五尺寬兩丈四之對館溝四道，蔣軍不僅不予補修，並嚴禁人民自行修築，附近人民屢次派人要求，均遭拒絕。更有甚者，蔣賊竟在長垣黃河堤上挖掘一缺口，以待大汛，使沿河七百萬人民葬身魚腹。似此包藏禍心，滅絕人性之滔天罪行，全世界正義人士聞之，能不髮指？現距大汛尚不到二十天，七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面臨危殆，千鈞一髮，刻不容緩，敝會僅代表全區人民緊急呼籲，深望全世界正義人士伸張正義，遏此狂瀾，促使蔣賊懸崖勒馬，修復長垣大堤，督促聯總勿再助蔣害民，迅速增加救濟糧，協助當地人民修復該處大堤。同時，我們並嚴正警告蔣賊，勿對人民下此毒手，倘不恤民命，而由此發生慘案之責任，應由蔣賊負之！血債須用血來還，人民向蔣賊清算之日終會到來！

范龍章將軍
日前參觀邊區招待所
向前蔣胡閻軍軍官講話，希望他們努力學習解放區。

（本報訊）民主建國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范龍章將軍，於日前參觀我邊區招待所，並向在招待所學習的自衛戰爭中被俘的蔣胡閻軍官講話。[illegible]我們這次[illegible]話說：「[illegible]你們的力量是由[illegible]你們的前途[illegible]」他講到：「[illegible]國民黨的軍隊[illegible]，和延安[illegible]參觀了[illegible]。」毛主席當時說：「在軍事上只要我們消滅蔣介石一百個旅，我們就可以全面轉入反攻。」毛主席曾說：「當時我軍中，在[illegible]設置，如今事實證明，毛主席的話真是一點也不差，一個人民領袖的偉大。」范將軍又說：「朱總司令態度又慈祥，又非常[illegible]，[illegible]很寬宏大量[illegible]，[illegible]民黨軍官說：『[illegible]』」[illegible]知道的，[illegible]位是知道的人物，就好像一位很有學問的[illegible]。」范將軍到解放區後，證明了解放軍打勝仗的根本原因，是和國民黨作了比較：一條解放軍民關係好，軍隊、官長、老百姓[illegible]，部隊經濟、保育等都經過大家討論，上面給的任務，大家都是自覺的去完成，士兵們特別是土地問題，使他們知道打仗是爲自己利益，相反國民黨的軍隊，都是代表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諸位知道國民黨的軍隊是[illegible]的，軍官長[illegible]就[illegible]，好的也只能[illegible]，上級[illegible]，吃空缺是很普通的事，軍隊不是人民服務的，[illegible]理論與實際[illegible]，[illegible]。」范將軍又勉勵他們[illegible]努力學習解放區。（伯萍）

湖南亦遭嚴重水災
一百萬災民陷入飢餓邊沿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報：湖北、台灣、福建、四川、[illegible]等地發生水災之後，湘省亦已遭嚴重水災，據八日消息，[illegible]災民陷於飢餓邊沿。另據各方消息：洪水已開始下降，此三十三縣受災區，估計約值二千億元以上，損失糧食五千石，特幣損失約值一千萬元的飢荒，並毀損了[illegible]。湘省[illegible]約合六百至一千萬石，[illegible]十萬石（一石約[illegible]）[illegible]僅八百萬的損失，[illegible]民房五萬間。[illegible]總署和湘省的水災[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illegible]中央社發表統計：水災損失之初步統計，[illegible]河民房冲毀八十餘處，災區四十二個，無家可歸者達一百餘萬人，損失至少一百億以上，人民傷亡甚多，江[illegible]浮屍即達一百餘具。

尙秉文、尙勸書父子施美人計
拉攏張工作員

（上接第二版）

農民[illegible]大會後，地主的土地、財物被農民收回，尙勸書即哭了，說：「[illegible]的[illegible]了。」這次[illegible]不能再住了，[illegible]，但他[illegible]，東莊[illegible]村[illegible]家[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

張長春向農民痛哭認錯
尙家「狐子」尾巴全盤暴露

[illegible]

法議會及社會黨內兩次信任投票中
拉馬第遭遇強大反對力量
許多人要求在內閣中恢復法共部長職位

（綜合報導）由於最近法國各階層對政府的各種措施之廣泛不滿，引起了嚴重的經濟的與政治的不安，這得拉馬第接連在議會及社會黨內舉行兩次信任投票。在最近的兩次「信任」投票中，顯示了反對拉馬第政府的力量甚爲强大，拉馬第僅獲得了兩次「慘慘的」「信任票」。拉馬第四日要求國民議會就其經濟政策舉行信任投票，在法共議員對該經濟政策嚴加抨擊之後，國民議會以三百三十一對二百四十七票，使拉馬第得到八十四票的多數。當時投票，反映出雖有社會黨、人民共和黨及急進黨三黨中間多數的支持，拉馬第仍無法克服其所投靠的右翼集團中甚至其所屬黨社會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戰鬥報記者蒂錫爾稱：此次投票，雖對政府表示信任，却是「極慘慘的」。並宣稱：「許多人認爲即使危險被避免了，但政府及法國的利益，均要求在內閣中恢復共產黨的部長職位」。議會中百分之四十二點七的不信任票，迫使拉馬第急需社會黨全黨的支持。五日該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六日拉馬第向該會發表演說，要求對他的計劃「給予一切援助」，可是在會討論中，拉馬第的投靠美國、組織無共產黨人參加的政府、削弱國家管制和向國際資本屈服的經濟政策等反動措施，遭到了許多黨員的猛烈抨擊，該黨大會在七日舉行表決時，對拉馬第所投的信任票更爲慘慘，在四六三四票中投不信任票的竟達二零五八票，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四．三以上，比議會中的反對派比例還大，合衆社對此評稱：「這是社會黨大會歷次信任投票，而且預料將是最後一次。」

新時代雜誌評稱
英法甘爲美帝服務
干涉歐洲各國內政

（塔斯社莫斯科訊）新時代雜誌[illegible]就外長會議發表社論，略謂：貝文[illegible]比道爾所提的計劃，包括[illegible]歐洲各國經濟[illegible]，[illegible]委員會中獲得[illegible]英法[illegible]其結果[illegible]綜合。像貝文、比道爾所提議之人爲的縮減各國國民經濟某些部門的發展，而又人爲的膨脹另一些部門。這意味着歐洲各國內政與經濟主權都要受英法[illegible]，而英法則是在替美帝服務，歐洲事務當然的領導者，竟成了新的殖民主子的大西洋彼岸奴隸。「合作」的實際的計劃，是絕不會爲愛護自己獨立的國家所接受的。

（塔斯社七日訊）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三國政府已決定不參加七月十二日英法召開之歐洲會議。

美發生大水災

（紐約訊）美國最大河流密士失必河之氾濫，已形成美國近百年來最嚴重之水災。該河所流經之各州，乃美國之主要產穀區，但由於水奔流，結果土壤及穀物方面損失奇重，據官方保守的估計，損失約達八千萬[illegible]，淹沒肥沃的[illegible]三百萬畝。美國官方竭力挽救，但若干州仍處於危急形勢中。

意社會黨領袖南尼強調
共社兩黨迫切需要聯合行動

（塔斯社羅馬七日訊）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在「藍萬提」報上發表社論，拿法國社會黨的政策來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政策相比較。南氏寫道：「法國發生的事，在我國也發生了，其間唯一的不同處，就是我們的政府是屬於基督教民主黨的，不是由社會黨帶頭的政府。基督教民主黨的政府，是很向右一點，雖然也抱有中間派的『幻想』。」南氏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的實際經驗，已經顯示出社會黨和共產黨有聯合行動的必要，而這個要求「現在更爲迫切」。南氏繼稱：「當我們忠實於所有勞動人民和無產階級的目的和利益有一致性的原則時，我們被指責爲同共產了，但是當我們離開這個立場的時候，客觀上我們便推行了右翼政策，用我們自己的手，爲社會黨挖掘墳墓。」南尼繼稱：「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法人民集團左派份子和左派的政策之聯合，這種情況，只有靠選舉的結果才能發生，那麼從現在到選舉以前，唯一有可能性的合乎要求的政府，便是屬於廣泛的共和民主力量陣營的政府。」

波議會獲重大成就
通過政府外交內政政策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華沙訊：按照憲法所召開的波蘭本年度議會，自六月一日開幕至廿七日結束，歷時近四週，獲得重大成就。會中一致通過政府外交內政政策，並通過六項最重要的法案，授予政府以取締提高物價及非法利潤的特別權力，以粉碎反動派阻礙國家經濟建設的計劃，並保證對三年建設計劃所需資金的供給。一九四七年度的預算，亦經三讀通過，計歲入一千八百四十八億六千七百十四萬四千茲洛提（波幣），歲出一千七百三十七億六千七百七十五萬二千茲洛提。議會又通過關於徵收土地稅及懲辦戰犯等法案，同時，議會批准了波法文化協定及波瑞（典）貿易條約。在會中，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亦宣讀經濟計劃，該計劃主要在於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標準，到一九四九年製成品與食物的每人消費量，將超過戰前水平，工業品之產量將超過本年百分之五十，生產工具之產量將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七十七，煤的產量將達七千七百五十萬噸。

捷波互助條約換文

（塔斯社布拉格訊）今年五月十日在華沙簽訂之捷波兩國同盟及互助條約，已於本月四日在布拉格換文。換文後，捷總統及波總統均發表演說，在演說中均表示兩國同盟之簽訂，是保障兩國安全之可靠支柱，兩國人民及政府之一致擁護此一同盟，此一同盟是斯拉夫民族共同聯盟的重要組成部份。兩國經濟合作條約、商業協定及其他有關文化經濟合作之協定，亦於是日舉行簽字。

從「自餓」到「自滿」
——許官帧同志的反省

知識份子幹部來了，悲觀自私起來

我是一個貧農出身的幹部，在河曲擔任過區委書記，四一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受表揚提拔的幹部，到第二次精兵簡政，從上面來了一批知識份子幹部，文化高，會說，自己想：咱們這些工農幹部吃不開了，發生悲觀失望情緒，果然一下精簡下七八個工農幹部，[illegible]自己感到沒有前途，[illegible]回到村上工作，常時縣上[illegible]我心裏很不高興，[illegible]上去了[illegible]提出[illegible]實際情況比較熟悉，[illegible]自己[illegible]等，總是吃大戶，[illegible]我是知識份子[illegible]中學生[illegible]大學生和幹部[illegible]。

有兩垧好地，是貧農因生活困難出賣的，不但自己沒有幫助同情他的痛苦，反設法幫助解決困難，相反，自己還買了他的地。我過去還變相貪污及竊取了的群衆鬥爭果實，我願完全無代價的退給貧苦農民。

不盲目相信知識份子却又走向自滿

四三年春天，群衆沒吃的，決定搞清算地主，我去到下[illegible]發動了一千三百餘人的鬥爭，鬥出六十多石[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區門爭[illegible]，這是[illegible]好。新來三區[illegible]同志都是知識份子，[illegible]們在河會發動鬥爭[illegible]的[illegible]，結果[illegible]不了[illegible]，又叫我[illegible]給村幹部[illegible]了一下[illegible]。[illegible]解決了[illegible]。

四四年在防奸大會上，自己參加了主席團，往回放人，給人講了話，感覺自己又能吃開了，差不多啦，再加上春季擴大生產運動，民幹思想上認爲自己是群衆擁護的[illegible]，自己[illegible]。

下在村上訂生產計劃，半夜不睡覺，群衆和幹部熬成紅的，也不給群衆解釋清楚，因此群衆發生懷疑，如余秀子說：「春天領導催徵公糧啊！」四五年敵人投降後，幹部又來一個變動，大部份幹部受到提拔，如余鳳岐提了縣長，韓俊登任縣委組織部長，薛占祥任縣武委會主任，過去當幹部都是和自己在一個區工作過的，三區幹部只留下自己一人，區長抗戰中任區委都是從村上提拔起的，而且是自己親手培養起來的黨員，自己思想上認爲什麼不提拔自己？總是不滿意，經常思索是什麼原因，大概就是自己理論水平與文化程度低的緣故吧！

在工作中背離老路，不易接受別的同志的意見，去年夏天檢查工作，區委[illegible]自己不信，[illegible]抓的不緊，自己[illegible]抓得很緊，[illegible]它山上也是山[illegible]地，怎樣能種過去的。在去年生產上是有些受到損失的。

四指示後，縣上給區長寫來一信，說：楊拔泉村大多數老百姓沒地和地不夠種，每人只平均一畝地，自己心中不相信，[illegible]很困難，每人只平均一畝地，吃的也很困難，[illegible]，甚至大多數沒地，實際地也很缺，常時只叫主區長去解決了一點吃的，在自己思想上以爲年代很[illegible]，[illegible]因不如你們了解情況，[illegible]際自己是不了解的，現在想來是實自滿的壞思想，這還是沒有全心全意的爲群衆服務的思想！

周副部長關心傷員

郭　鐵　綸

呂梁衛生部周副部長有一次給傷員換藥後，某[illegible]隊教導大隊長孟秀正同志很激動的說：「部長換藥首先在傷口周圍，按了又按，看了又看，非常細心。他還在傷口上嘆了一下。」這種作風太好了，我們把他留下了，「…」

今年一月傷員轉院的時候，一村担架剛落地，周副部長很快的走到邊，輕輕的把被子揭開了一下，又摸了摸，恐怕傷員們蓋不好被子，又穿不好襪子，凍了腳。他發現一個傷員沒有給蓋上公被就向管理員說：「天氣冷、路又遠、還要翻山，如果不給加一張公被，恐怕抬不到就要凍壞。」

「咱們一齊上！」
——記奔襲龍梁村戰鬥——

南　鐵

發佔我渡羅的頑軍新十一旅，在對面的前山頂，和一個碉堡，構築了兩道外壕，在壕溝前面兩條鐵絲網，其中有交通壕，滿佈着碉堡的道路都用火力封鎖着。這就是頑軍佈置的一個陣，成以波羅側面有力的屏障。

五月二十三日夜，我「龍川部」接受消滅前沿的敵人任務後，即展開了四十里遠距離的奔襲。

當隊伍接近到外壕，快要發起衝鋒時，敵人的手榴彈打了下來，阻止着我們的行動。我三排副排長林同志，很沉着的把子彈上膛，「等敵人剛一露，手榴彈還沒擲出時，「拍」的一聲，敵人的兩手一舉，倒下去了。第二個第三個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五槍他就射中了三個敵人，嚇得敵人再也不敢露頭，我戰士們立即向敵人衝去。

十八歲的陳二旺，是某連九班的戰士，他擲了六顆手榴彈衝在全班的最前面，九班黃四，是去年九月剛解放的自衛兵，第一次參加戰鬥，他決心要在戰鬥中換一支好槍。他沒打過仗，距離外壕不遠了，他投出兩顆手榴彈，並鼓動大家：「每人準備兩顆手榴彈，咱們一起上。」

手榴彈，總怕炸着自己，[illegible]這次戰鬥中，他一個人就打了八顆手榴彈，一個第一個跳下外壕，在營長的幫助下，又用刺刀刺死一個，翻越三個敵人，還繳了一支水聯珠步槍，打了[illegible]。

六班戰士馬喜功，[illegible]後，[illegible]上，[illegible]他下了外壕，把他[illegible]長有一個敵人上來，有[illegible]身，發覺一個敵人猛撲，他抓住不放了，又一個敵人從他後面打來，他一槍把他刺死了，[illegible]個敵人。

常我們的勇猛的戰士衝破了敵人的工事後，敵人從山上從碉堡向河邊潰逃時，我們的側面追擊上去，但是同志們追得緊，捲起了一排火力，[illegible]人，一枝槍也拿不動了。

副刊